

目 乏 (過浸大橋——給M)	拾 早 (翻花繩)	陳 瑞 鋒 (雷雨)	林 嘉 琪 (落梅鎮)	何 灌 芝 (唯一的順利食店)	黃 遠 靜 (一杯茶 一盤豆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	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

### 浸大文學創作



浸會大學語文中心出版



## 唯一的順利食店

何灌芝  
創意及專業寫作三年級



從幼兒園開始，只要適逢學校放長假的日子，母親便會帶我一塊回鄉。但凡回鄉，不論逗留的日數是長是短，頭號大事亦曾是吃上一碟順利食店的雞蛋瘦肉腸。

第一次吃它是甚麼時候其實久遠到連我也說不清，只知那早已成為了回鄉必做的某種習慣。而由誰帶年幼的我到腸粉店這個決定大多是隨意的。畢竟母親回鄉後處理的大小事務多不勝數，只有偶爾她耐不住我絮絮叨叨的請求時才會載我一趟。不過正所謂「會哭的小孩才有糖吃」，大多時候我是不夠格擠上母親的踏板車的。前往腸粉店的路有蠻多選擇，可惜離我家都沾不上半個近字。而小時候的我又是極懶的，不大愛走路，這種時刻我便會跑去找隔壁的小姨家。

順利食店位於新市市場路口，而小姨的髮廊就恰巧在食店的旁邊，捎上我不過是順手的事。坐摩托可比走路來得有趣多了，身邊的景物都以極快的速度倒退，視線還沒有捕捉清楚，它們便已化作無數道直線，齊刷刷朝著我的兩旁衝去，最後幻成為一團團被拋在身後、模糊的色彩，直到再也看不見。而風又是輕盈的，混合著故鄉的氣味，刮過我的臉，揚起了我的髮絲，掃走一切早起的起床氣，喚起了人類本能的飢餓。那時一想到觸手可及的腸粉，心裡就樂呵呵的。

說時遲那時快，轉眼間便能到心心念念的店前。它的帆布招牌是最顯眼的存在，大喇喇地橫在店面的最上端。招牌幾乎沒有任何設計，僅盡最大程度把「順利食店」放至中間。那招牌本該是橘紅色調，可是太陽的曝曬下整幅布嚴重泛白，只剩下極淡的、不均勻的粉成為招牌底色，描字的黑邊倒成了辨識字形最有效的手段。它的店面不大，左邊是食客用餐的地方，右邊是收銀與煮食的位置，一眼便能看得到。店內貼的也只是最簡單樸素的白色瓷磚，只有微微泛黃的跡在無聲地暗示它的歷史。若非說店內的裝飾，那便只有正中被鏤起的書法牌匾。

它是那樣的安靜，不爭不搶的偏偏擠滿了熙來攘往的客人。座位的分配與輪候時間都是隨機的，而我最喜歡的位置是近門口的那張木桌，那裡的空氣最流通，又是離送餐最近的位置。等待送餐的時間不會太久，因為作為店家的姐妹三人分工明確，動作飛快。大姐負責煮粥及水粉，兩個火水爐上交替著一個又一個的瓦煲，一旁備著青蔥粒和薑黃絲。二姐負責蒸麵及蒸腸粉，她的身後是個四層薄身的鐵抽屜，看著她在鐵盤上熟練地擦油，緊接便舀上一勺米漿，她的手似乎有魔力，米漿瞬間變得平坦貼服。畫家的身份或許更適合她，她偶爾會刷上澄黃的蛋液豐富畫布的色彩，鋪放的肉片化為畫中關鍵的暖色，有時更加入褐紅的豬肝作點綴。她作畫的時間其實很短暫，灑上蔥花後便要立即放入抽屜。然後她又能

精準地拿出熟透的一盤，三下五除二便可將腸粉捲好，切成均勻的六等份。而三姐是這幅畫成功與否的關鍵，她會澆上秘制的醬汁，讓腸粉吸收箇中的精華。同時，她亦要有條不紊地兼顧收銀與外賣的工作。她們手下的動作行云流水，未見絲毫慌亂。這些年復一年的行為，無論我是與家人出行的過程，亦或是她們，也混合地構成了我對這個地方獨有的記憶，年幼的我一直默認一切理應就是這樣。

我不擅長烹飪，但在吃喝上我或許是略懂一二的。人們總愛薄如蟬翼的粉皮，但按個人口味而言，我偏鍾愛厚身的粉，滿滿一口都是綿糯的表皮與爽嫩肉質之間的相互交融。產生出這樣的效果是因為那家米漿不加澄粉，雖無法做出如同布拉腸粉般薄身的外皮，米香卻是特別的濃厚。只有幼滑米漿相信是不能把店面塞個水泄不通，她們肉餡亦是做得極好。豬隻數小里脊與臀尖肉最為細嫩滑，最適合蒸炒，而她們在肉上的調味又從不會喧賓奪主，一下子把肉的鮮香最大程度激發。哪怕只是拉出抽屜，隨蒸氣散發出的香味也足以勾起我肚內的饞蟲。我是貪心的，總愛加上雞蛋，好讓米漿中滲透出絲絲蛋香，再配上重新煮過的醬油，厚重的鹹香與薑香融為一體，一切的一切好像都在告訴我這些天正正就是惦記著這麼一口。

事實上，我也曾試圖在香港找出一份相似的美味，嚐過許多被評為頂級美味的腸粉，它們足夠嫩滑，也足夠薄。但對我而言，哪怕能夠複製相同的用料，它們帶給我的味道與感覺卻始終不一樣。

但，唯一的它終究還是變了。它的營業時間不知從何時開始變得穩定，明明回鄉前幾天才聽說店還開著，趕到店前只有生鏽的閘門與我遙遙相望。我堅信著門中破損的紅紙寫的初七啓市，小姨卻告訴我這一切早就不作數了。如同玩笑般後來的我總是與它錯過，我亦由踩著腳的不甘心變成看起來無動於衷的沉默。後來的後來，小姨告訴我這三姐妹分了家，只剩下姐姐一家在別處經營。可能這家店的某些東西並沒有變，但我想，我應該是丟失了這份味道了。我不知道要如何準確地描述這份熟悉感漸漸破滅的感覺，但面對著習慣一次又一次的被打破，一切就像未乾透卻被無意蹭花的畫作、不小心推倒的陶器人偶上細微的破裂，我總認為屬於我的某部份正漸漸消失，而我反應不及，抓不住絲毫。

如果此刻的我在故鄉，如果一切都沒有改變，交功課後的我大抵會施施然地走去吃腸粉。一份不夠，就吃兩份，沒有甚麼難過是不能被這份美味所泯滅的。

只是現在甚麼都不同了。

## 一杯茶 一盤豆

黃遠靜  
創意及專業寫作四年級

當你恰好在豔陽天參觀他的家，陽光照在玻璃上，只有琥珀色的光看不見飄逸的塵，未拆封的茶餅的字跡在光下，才顯得稍微清晰。

若然你在迷濛天參觀他的家，你從反光玻璃看到的，就是一個油頭垢面的老頭欣賞著玻璃櫃裡假茶餅的畫面，櫃子裡最有價值的是裝著茶餅的密實袋。

今晨，黃伯又忙著調較種豆苗的水溫，中午時分豆苗便可收割用來一同煲茶。他躺在陽台的搖椅上睡著。當還未開始選擇種豆苗時，他最常睡在廚房的保溫櫃旁，很多次都挨在保溫櫃上睡著，額頭就長著一個圓圓的紅印。保溫櫃大概是半個一米是他身高的三分之一。據說他自己一個便可以將保溫櫃搭在放碗筷的木櫃上，又據說他剛搬來時是自己一人將烏木木櫃抬過來。他的家，有一張大理石圓檯，圓檯上擺著穿了好幾個小洞的防蒼蠅的餐桌網罩，還放了幾隻被螞蟻看上了的瓷碟。三四張藤製搖椅旁有幾張紅色膠凳。藤椅是裝飾，膠凳是給客人坐的。還有一疊疊報紙已經是十多年前的。這些閒物全用來裝點著他還有點生活氣息。黃伯家中最多的是玻璃櫃與茶餅，連門口兩側沒用的鞋架都換成玻璃櫃，他經常邀請經過他家門前的人進場參觀。

別人多番到黃伯家作客，帶的都是老婆餅、光酥餅、罐頭鮑魚。有些還會托自己孫子帶些嚐不清楚複雜味道的朱古力、流心蛋糕。黃伯家中最多的是玻璃櫃與茶餅。黃伯每次都將餅盒同罐頭完整保留，那一晚他會額外製造更多垃圾將那些老餅與罐頭都埋在垃圾山裡。雪櫃留下的都是時髦的幾顆流心蛋糕還有朱古力。但他每次都咬一啖又會掉到垃圾桶。每次有客人到訪，黃伯都會用紫砂壺裝一壺滾水來招呼大家，碰到壺邊變涼了便會到廚房裝滾水，這時客人們才能喝上一杯水。冬天時，黃伯更是等齊客人人才開始煲水招呼大家，他說，熱氣會散。

黃伯從來不讓客人靠近廚房。進去裝水的時候都會將自己擠壓成一片紙，扭身滑進門內。有次客人偷看，瞥見廚房地下的木櫃都蛀蟻了，隔天還送了他幾盒滅蟻劑。他沒有接過，還一邊把客人推走一邊斥罵對方不懂自然。到晚上，黃伯撿起門外的一盒滅蟻劑，將木櫃的四角塗上藥水，便將剩餘的都掉走。自此每當鄰居經過黃伯的家門都是閉著的，也不再聽見開門的動靜。

在幫豆苗澆水之前，他已經外出了一次。他避開孩童上學的時候，到商場外的自提櫃托一包泥回家。到家，將泥搬回廚房又搭上一棟泥上，那棟泥幾乎與他一樣高。泥的包裝只被剪開一個小口又被膠袋封上。推少少泥到棉布上又用泥土酸度探測器去量度泥土酸度，這次又找到適合的泥土。那棟泥變得更有價值。他從保溫櫃端出紫砂茶壺，從茶餅切出一角茶葉。先浸泡二十秒，第二泡又再浸泡三十秒。熱氣流散得快，每一次沖泡黃伯又來回加了兩趟熱水，一定要是精準的九十度，一定。第三泡四十秒。時間剛好停在從陽台收割完豆苗的那刻。而剛接觸泥土的豌豆又已經冒出新芽。

將浸泡好的茶湯遞到水龍頭旁的架上。茶湯太滿，少許的茶倒在收割豆苗的棉布上。他用食指與拇指托起棉布，擰開自來水沖洗豆苗的根部。像暴風雪來襲的朦朧的一柱水，將棉布上的寶石紅色成功沖散，但茶湯已經流到豆苗的根部了。在拯救豆苗的那刻，它的生長會永遠黏附著茶色。

他用尾指刮下已經黏附在豆苗的根部的棉絲。燒水，落豆苗，兩分鐘，倒水，放雪櫃，倒茶。陽台看豆苗，搬泥，刷牙，剪腳甲，洗腳，將碗筷收進木櫃，最後又挨著保溫櫃入睡了。

## 過浸大橋——給M

目 乏  
創意及專業寫作四年級

你教我，橋的另一端  
曾經尚未形成  
橋面上曾經未有過  
如雲浮動的腳跡

聽過你的話後，我開展想像  
那些只能踐踏地面  
橫越兩邊的路上  
喘息會否蓋過話語  
烈日會否把腳步石化  
疲乏又會否以沉默取替談話

你教我，萬物皆有有限  
經過的公園，有特色彩斑斕  
有時只見一片墨綠  
韃靼隨風輕晃——你教我  
讓細節律動畫面，節省情感  
讓腳掌感受實心的空格

我們有時沉默、思索  
保持距離，讓詩作  
如橋般再度出現  
再度細聽路上風景  
還有這都市的怔忡



# 翻花繩

拾早  
創意及專業寫作三年級

小時候，每逢新年，故鄉的家中會添置一套精緻的大紅年曆。印著生肖的紅紙板一片片砌在頂上，兩旁各有一個幼長的大紅圓筒，下方掛著一排紅絲線作裝飾，中間便是年曆本體，有一塊紅紙板在後面墊著，十二張輕飄飄的紙就這樣用鋼線圈串著疊在一起。

小孩子好奇心旺盛，為了讓我乖乖待著，外公會從那排紅絲線抽出一條，將兩端連在一起打個結，圈在雙手上，用尾指與食指拉開繃直，再用中指交叉穿過另一隻手上的繩，形狀就像一張反轉了的摺疊枱。然後叫我試著從中間勾起兩邊。不出所料，它混亂的一團。外公笑著感到鬱悶的我，將繩子重新圈在我的手上，隨意地一提一勾，線之間重疊了幾次，就變成了一顆五角星。在我崇拜的目光中，星星變成了六角，七角，八角，因為線不夠長實在拉不開了，星星才停在了九角。而輪到我的時候，這顆星星又再度纏成了一團。我將纏繞到分不開的繩子扔掉，重新再扯了一條紅線下來。往返幾次，當外婆發現年曆下方的紅線禿了一塊後，我跟外公只能乖乖挨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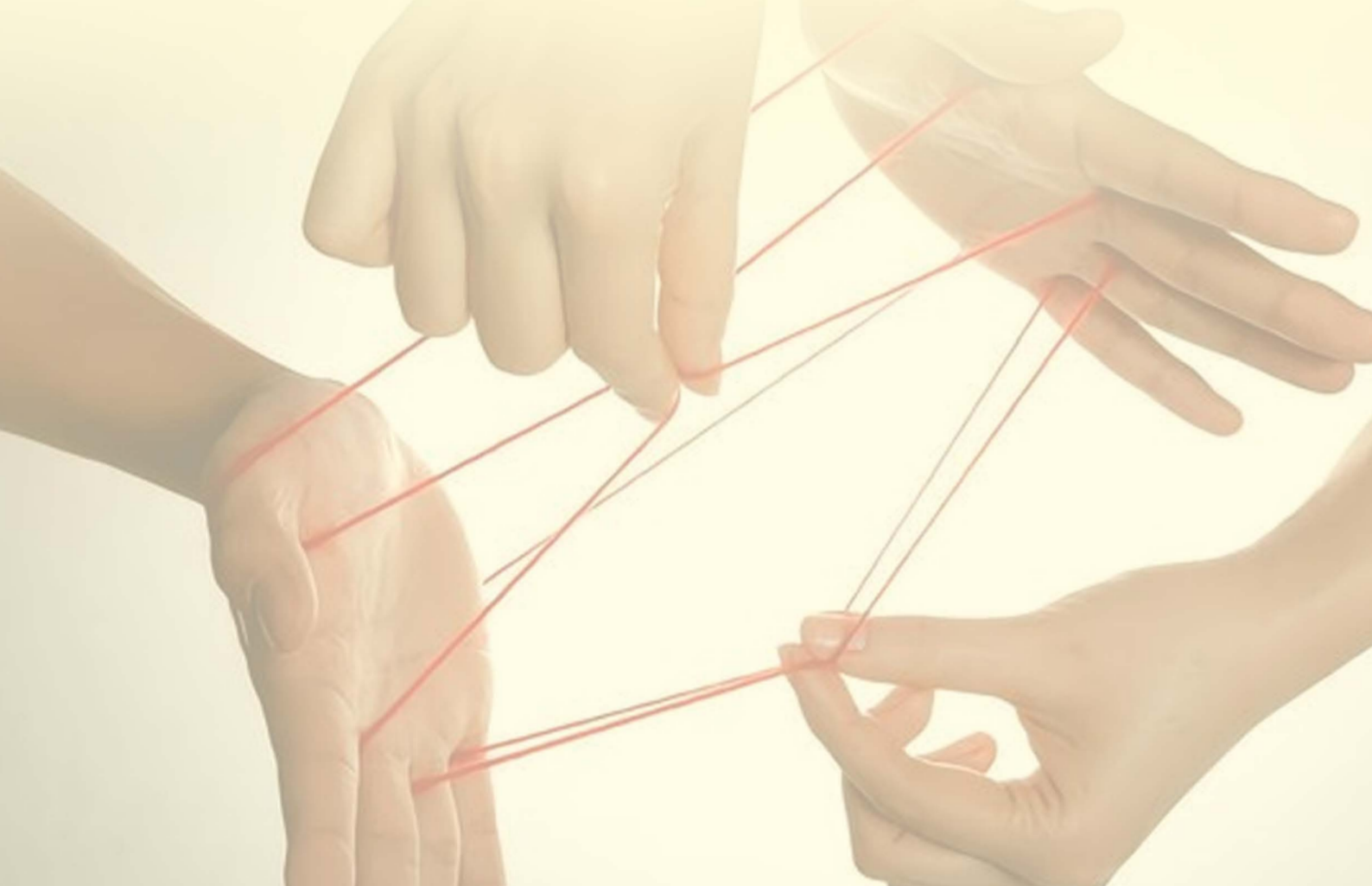
此後，每年回鄉見外公外婆，我都會在差不多造型的年曆下扯下一條紅線，央求外公把它打結，求他教我怎麼翻出形狀，怎麼輕輕地一勾、一壓、一鬆，就是一個新的圖案。簡簡單單的一條線，在外公的手中能變成一座橋、一把掃把，甚至是一張牀。我第一個學會的是在長方形中弄一個交叉，只要將外公手上的摺疊枱用食指與拇指從枱腳勾起，勾到外邊再從下方回到花繩中央拉直就可以了。很可惜，我就學會了這兩個形狀，總是玩到第三四輪就敗下陣來，我不服氣，總要求再來一次，外公也總是順著我，還會偷偷地跟我說要動哪一條線，手指要放在哪裡，試圖讓我突破第四輪的大關。可是一直外公忘記了要怎麼翻星星時，我還是沒有學會，也沒有時間再碰花繩了。

外公說過，翻花繩很依賴想像力，把事物簡化成線條，從腦中再重組到手上，有了輪廓，就能想像到那是甚麼。只要有記憶，有印象，甚麼都能夠串聯在一起。

在疫情爆發前一個月我回了鄉，去了養老院探望外公。護理員將他推出來，坐在輪椅上的他有些拘謹不安，看著不熟悉的我，一時搓搓手一時拍大腿，要不然就低頭喝著外婆給他煲的湯，面對想跟他聊天的我，嘴裡也只能吐出破碎的單詞來回應，到最後相顧無言。袋子裡特意去買的花繩遲遲無法拿出，在等甚麼也不清楚。也許只是，看不得他呆呆地拿著線，卻不知道要做甚麼的樣子。我將繩掛到他的手上，讓他繃直它。他照做了，但也就停在了這。我嘗試握著他的手指在線條之間穿梭，翻成一個那個帶著交叉的長，但我會的就只有那幾個，繩來回一次，就沒辦法進行下一步了。我跟他說等我過幾天再陪他，他點了點頭，將繩繞在手中，乖乖地揮手，看著我離開。結果因為疫情，我匆忙地回了香港，連告別也沒有跟他說。

那天在等巴士，我用手指繞住衣服邊緣白色的的線頭轉著，然後一下把它拔下來。附近沒有可以丟棄的地方，我就把線放在手上把玩。軟件上顯示還有十幾分鐘後到達，我把線圍成一個圈打了結，開始嘗試單手翻花，靠著互聯網的威力，我居然久違地翻成功了，一個歪歪斜斜的五角星。我想著原來不是那麼難呀。「等疫情過去後一定要回去教他。」這時，我接到了外婆的電話。

九角星，還是胡亂地纏成了一團。



# 雷雨

陳瑞鋒  
中國語言文學系四年級

雷雨過後，城市總被悶熱空氣籠罩。那時我尤其厭倦雨季，厭倦我雨天裡那悶熱的心緒。

自考到這張證照以來，已是第四個夏天幹著這份暑期兼職，也是第四個夏天許著換工作的願，卻一次次妥協了身體。有時候我深刻苦惱這份不適合的工作，然則卻說不出什麼才是「適合」我的日子。或許我該埋首伏案於文學研究當中，讀詩集，讀散文集，讀小說集，傾盡心力為成為本地一流詩人的夢添上幾個夏季的彩筆。事實卻是每每把假期無意義地糟蹋掉。

雨忽地降下，我撐著傘往公司走去，那時我尤其厭倦雨季。

公司一個同事令我印象很是深刻，他講很多話，很多無關痛癢的話。很聒噪，工作已煩悶，我寧可沉默以保靈魂的不被耗損。他領著不多的工資，工作倒是盡心盡力。起初我以為他比我年長，結果卻不盡然。對於工作我也盡責，只是談不上盡心和盡力，我感覺生活有時也予我工作時的感受，有道上的門阻擋著，透過門鏡卻可清晰看見門後幸福的光景。然而他卻如此地開朗，吃一頓豐富而便宜的午飯使他滿足，工作期間的休息時間使他滿足，即便是尚未臨近的雷雨也能喚醒他興致。他看上去是如此地開朗，而他卻說自己是個痛苦的人。

「你看。雷雨要來了！」他把手機遞向我。我看著程式裡的監測圖像，閃電位置從汕尾市向西移動著。

「還遠著呢。」我回答。

「賭？照我看半小時便會下大雷雨。」他露出爽朗的笑容。但我只覺得聒噪，我其實是毫不在乎這玩意兒來與不來。

天空遽爾黯然。那天是糟透的一天，沒有值得開心的事。我們坐在室內，在雷雨半小時的驟然中度過。默念之際，他拍了拍我，指著天空中忽明忽滅的彩虹。看著他

爽朗的臉容，我竟發自內心地歡喜。他看上去是如此地開朗，我想我已找到忤逆痛苦的方法，再也並非他所言的痛苦的人。片刻後抬頭想再欣賞時，彩虹經已褪去，我確信它正穿過雲霞，映照著同屬我們一樣的波瀾。我於是明白糟透的永遠不會只有一天，暗自決心在下一陣雷雨臨幸時開一朵靦腆的薔薇。

我走著泥濘的路來到了公司，意外於他的缺席。我暗付著像他這樣盡心盡力的人竟也會請假。興許這樣也好，暫避一天無關痛癢的話。專注自己的事宜，減少無必要的交流，這才是適合我的工作方式。只是半晝過後，我竟多少有點不安，總覺難以專注，枯燥的工作時鐘彷彿被暗地調慢。臨下班前，我向人事部打聽有關他請假的理由。

雷雨一直下個不停，我撐著傘走在泥濘路上，反複回想著人事部同事的答覆。路特別地難走，我感覺十分疲憊，那時我尤其厭倦雨季。



# 落梅鎮

林嘉琪  
文學士一年級

在臘月的清晨時分，絲絲暖陽流淌在小巷間的青石板路，柔光眷顧清冷的角落，溜進雕花窗的縫隙裡，悄然喚醒了她，她睜眼又見窗外飄盪的梅花花瓣。

自記憶起，落梅鎮裡到處栽滿了梅花樹，婉約柔美的點點梅花在枝頭綻放。大大小小的花苞為孤寂的枝藤裝飾，花瓣沾染淡紅，在一瓣瓣相疊的紋理中央，點出一抹青黃的痕跡，化不開濃郁的典雅味道。微冷的風輕送清凜的香氣，花瓣紛飛，落在綠江上晃動的搖櫓船，又落在各屋的青瓦上，鋪上一襲紅衣。

她下了樓，穿過前院，走出自家的字畫館，沿著小巷前進，茶館內傳出曲聲，作坊裡懸掛的染色織布還未收起來，中藥館門前晾曬的藥材擺好了陣。各家的小院裡早就飄盪起早飯的煙火香，還冒起熱騰騰的炊煙。屋裡的大人每見她嬌小的身影到處晃悠，也揚起笑意叫：「因因！要來吃嗎？」落梅鎮從前就如一幅古韻味道的畫卷，抒譚寧靜且安逸的時光。

每到荔月，當梅子漸見杏黃，總會有梅雨陣陣。雨天時，水潤的味道混合如薄紗的霧氣，爺爺便會點起焚香除去屋內濕氣，把珍愛的書法與畫卷封藏起來。隨即叫上隔壁的幾位老朋友，拿出一罈罈釀製的梅酒，舀到小陶爐上的壺子裡煮，炭火燒得啞啞作響，酒香蔓延。爺爺形容梅酒味道醇厚，青梅的酸甜交織成獨特的甘香，如同把梅花樹下的斑駁暮色吞入腹中，卻又說她還小，不讓喝。

於是，她坐在旁邊，胖胖的胳膊抱著半個小西瓜，握著勺子把清爽的果肉舀到小嘴裡去。一邊聽著煙雨敲打江南的青磚上作響，一邊聽著爺爺們聊起了釀酒。聽著聽著，許是清風隨著綿密的雨水吹來，順帶沾染幾分瀟灑的酒意，拂到她的臉頰上，讓她感覺到微醺似的，晃悠悠，又昏昏沉沉的如夢，浮沉在梅花樹海。

盛夏裡的她頂著迷糊的腦袋，還沒來得及在醉意中甦醒，忽然某天就掀起了變化。在煙雨裡，梅花樹左搖右晃的節奏讓人心慌。她只聽見爺爺和隔壁一向要好的王爺爺吵了起來，還有其他鎮上的大人們也來了。她從廳堂外隱約的爭吵聲音裡，窺探到零碎的信息，卻不知何意，未知的恐懼讓慌亂爬滿心頭。

自那時起，落梅鎮的命運似乎在冥冥中早已注定，後來如同一台老式放映機，緩緩投出流逝的殘影，打在泛黃的幕布上，走向命定的結局。

小鎮上開始出現變化，一些從未見過的生臉孔漸漸增多。她總看見一些叔叔頂著堅實的帽，穿著奇怪的統一服裝，帶著長梯，到處為外牆上霉點斑駁的地方刷上一層新漆，又在簷篷上添了新瓦蓋頂。落梅鎮上古老的歲月風韻，像是不能上檯面的骯髒，被通通遮掩。一些鄰居也忽然消失了，包括王爺爺一大家子，連他的孫兒小虎在

學塾裡也不見蹤影。他們家門前的行書體牌匾被拆卸下來，換上了「民俗」金燦燦的兩個大字，還掛起了串串塑料彩燈。

漸漸地，落梅鎮熱鬧開幕，每天的人潮湧入又擠出。向來素雅的旗袍館裡走出一個個滿施粉黛的女性，穿上鮮豔的旗袍，搖著婀娜步伐滿街走。武館門前耍起了表演，本該只屬春節的喜慶節目，現在每天上映，但總有新人為它喝彩拍掌。餐館裡也賣起了梅酒，說是落梅鎮的特色，卻並非鎮上傳統人手釀製的，而是從外地運來的一瓶瓶酒。用爺爺的話來說，就是掛起羊頭賣狗肉。但酒受歡迎得很，每天也見醉醺醺的人從餐館邁出腳步，煩囂不止。

她清楚地記得在某個陽光明媚的中午，當她正躺在院子角落裡的搖椅上眯眼晃著，大門忽然被推開，闖進來幾個不認識的阿姨和大漢，在四周打量遊蕩。她被嚇得愣住了，隨即就扯嗓子哭喊著。那幾人循著哭聲才發現她在角落的小身板，也發現自己誤闖別人家裡，就匆忙走了。

落梅鎮依舊是落梅鎮，依舊是青磚黛瓦的小屋，是雕樑畫棟，七拐八繞的小巷相連著石拱小橋，小橋下的綠水映襯岸邊的朵朵梅花。但是，從前純樸的煙火氣，裊裊炊煙，卻永遠地缺失了。

後來，她長大後離開了落梅鎮，帶著一身梅花香飄向了外面廣闊的花花世界。再次回到此地，正值正月，岸邊梅花樹的蓓蕾開了，豔紅中心點綴一抹灰黃，無數遊人舉起手機在樹下留下倩影。枝桠上的花苞陣陣凋零，敵不過風急，被吹落滿地，青石板滿是被踐踏蹂躪的暗紅。落入俗套似乎是每朵高潔梅花不能倖免的命運。河畔的搖櫓船滿載遊客觀光，蕩漾在水波之間，碎落了梅花的清香。

小時候不諳世事，但今天她忽然明瞭，那時大人們喜歡仰望高潔堅貞的梅花懸掛在枝頭，卻又不得不低頭兼顧身下的柴米油鹽。梅花有再多的雅緻氣質，亦花期有限，總不免凋謝，落入俗套的塵世間。

走過悠長寂寥的小巷，穿過已經倒閉的字畫館，她在後面的小院看到了爺爺。滄桑的雙眸映出她亭亭玉立的身影後，笑意多了幾分。爺爺從木櫃取出一罈梅酒，歲月在他身上釀出一層厚重的故事感，酒香依舊濃郁，故人卻不在了。二人那天在庭院裡，品了一下午的酸甜。繁華中皆見寂寞，沉靜中滿是清麗。

臨走之際，早已退卻一身梅花香的她，卻也在那片標誌性的梅花樹下拍了照，配上幾張瓷杯盛梅酒的圖，在社交平台上發佈了新帖子：

「我的家鄉——落梅鎮」

學期之間的空檔，短則十天，長亦不過數十日，我忙不迭把生活撥校至「文學創作模式」——猶如手機設定專注模式、睡眠模式、遊戲模式之類，啟動後來電轉為靜音、過濾應用程式通知、減少背景活動……終於有機會做些和文學創作相關的事。

常有四年級學生問我：將來有意投身寫作，但生活一定成問題，怎麼辦？他們明知故問啊，只不過來找我確認——真的，不太可能全職寫作。礙於現實，青、壯年時當不了全職作家，全力打拼文學事業；退休後用掉諸多羈絆，時間的確充裕多了，但精神、體力該大不如前，內心那團火或許早已熄滅。

有機會啟用「文學創作模式」是莫大的幸福。終於擠得出空暇，以合理速度讀一本書，整理七零八落的初稿，於白天外出透透氣，清空思緒的垃圾桶，不必在身心俱疲的情況下思考，趕及電影落幕前買票進場……說到底，時間。借助電子裝置，某些寫作的前期工夫（例如搜集資料、買書）比以前方便輕鬆，但寫作還得老老實實、不折不扣要獨自琢磨。

《支流》向來刊登新人作品為主，目的是鼓勵剛剛起步的年輕作者，在投稿雜誌、參加比賽前有個過渡。他們體驗過文學創作的刻苦、愉快、惶惑、滿足……不再純粹是個讀者。林嘉琪的落梅鎮故事似曾相識，勝在沒有衝出來指手劃腳大肆批評，保持含蓄淡雅。何濯芝寫腸粉店，三姊妹何故分家不得而知，卻感受到流逝比想像中日常。拾早把翻花繩的動作寫得清晰細緻，情感自然流露，作品末尾便見幅度。《雷雨》的氛圍有點「低氣壓」，陳瑞鋒寫出社會新人（未算是しやちく吧）的抑壓與迷茫。黃遠靜筆下的黃伯古裡古怪，又不擅交際，終日悉心種豆苗、欣賞珍藏茶餅而自得其樂。幾年年輕作者成果初見，但往後，他們仍會一臉愁苦追問：當不成全職作家，怎麼辦？如何在生活的夾縫中繼續創作，要看他們如何執行。

實不相瞞，今期《支流》的編務，我是在學期完結後啟動「文學創作模式」才辦妥的。又再實不相瞞，我就是〈過浸大橋〉副題提及的M。目乏跟我圍繞創作談天說地，得著啟發，寫詩作為紀錄。哪來真知灼見呢，我不過分享粗淺的所思所感，要是幫得上忙，已經是個美好時刻。